

# 话月亮

编者的话:

过去的中秋节,可以在宽阔的原野赏明月,有嫦娥吴刚共陪伴;现在的中秋节,月亮只能在高楼缝隙中瞥见,对月饼也早已没有儿时的期待。居住越来越高,知识越来越多,但过节的妙趣却越来越少。“老家学堂”的阿农,昨夜还经历着“儿子不吃月饼、不愿赏月”的苦恼,心中几多惆怅,于是奋笔疾书,化为“中秋遐想”。

## “老家学堂”阿农的中秋遐想—— 人类登月日,月宫坍塌时?

老家学堂<sup>2</sup>

本报记者 陈志农

1969年7月16日,美国“阿波罗11号”飞船升空,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。美国人说,月球上的一小步,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。我认为这只能说是技术的一大步。当冒冒失失的美国人闯进月球时,中华文明中那些与月亮有关的美丽神话、优美的诗歌,将何处安身?

### 90后儿子: 只见月饼,不见月亮

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又是一年中秋!

记得小时候,每到中秋节,无论家里多么困难,父亲都要带一筒月饼回来。我们虽然人在外面玩,心却早已在月饼上,三番五次跑回家“探月”。

到了晚上,我们盼望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一家人搬桌椅到院子里,母亲端出一个盆子,中间高高地堆着月饼,兄弟姐妹轮流

分过来,大家就手拿月饼,一面等着天上的月亮,一面听父母讲述嫦娥、吴刚的故事,然后小心翼翼地抿一口月饼……

啊!月亮、月饼、童话故事,给我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。

我要让儿子也留下这美好的记忆。于是我从超市买来最好的月饼,一块块切好,准备晚上一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。如果儿子愿意,我还可以讲关于月亮的传说给他听,什么嫦娥偷吃灵药、吴刚砍伐桂花树等……

傍晚儿子回家,把书包一扔,就躲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玩手机,对我故意放在桌上的月饼视而不见。吃过晚饭,儿子又要躲到房间去,我连忙把他叫住:“儿子,吃月饼。”

“爸,我刚吃过饭,怎么吃得下。”他的神情,好像是我在逼他,全没有享受美食的喜悦。

“那等会儿我们边赏月,边吃月饼好不好?”我的语气,好像

是在求他。他点点头。

终于,楼房与楼房的缝隙中,出现了月亮的身影,但这月亮全不似我们家乡时见的那般皎洁。我连忙叫妻子和儿子一起到阳台赏月,同时端出早已准备好的月饼。

妻子知道我的心思,故意装作很兴奋地指指点点,想把儿子引出来。在叫了两三声后,儿子终于来了。他拿起一块月饼塞进嘴里,只嚼了几下就说:“不好吃,太油了。”

我的心里很不服气,我可是挑超市里最贵的月饼买的,怎么会不好吃?是了,他一定是不知道月亮的传说,所以才体会不到吃月饼赏月的美妙。于是我说:“你知道月亮里有什么吗?”

我希望他能说有吴刚在砍桂花树,有白兔在捣药,广寒宫里住着寂寞的嫦娥,或者说我不知道,这样我就可以给他讲那些传说。

“月亮里什么也没有,只是

一片荒凉地,美国人踏上月球时看到的。”他噙声噙气地说。我一时语塞,准备好的一大堆话全咽回了肚里。

想想也不能怪他。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,山清水秀,原野广阔,我见过日落日出的辉煌,月亮更是幻化莫测,时而“烟笼寒水月笼纱”,时而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,无论“山高月小”还是“阴晴圆缺”,都在我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而在城市长大的儿子,整天生活高楼林立中,周围包裹的是雾霾,连月亮都很少看到。我把月亮的美好讲给他听,他怎能理解。

我分明听到了广寒宫吱吱嘎嘎坍塌的声音。

1969年7月16日,美国“阿波罗11号”飞船升空,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。美国人说,月球上的一小步,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。我认为这只能说是技术的一大步,对人类文明,尤其对我们汉民族来说,是前进还是倒退,还真不好说。

### 60后老爸: 心中月亮,何处安放

在绍兴故乡,我们从小叫“太阳公公”、“月亮娘娘”,太阳和月亮就像家里的长者一样亲切,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,在诗歌中也有大量体现。

诗圣杜甫“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,在他眼中,月亮只是用来寄乡愁的,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

诗仙李白与月亮的关系要亲密多了。他有时也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但更多的时候是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。

诗佛王维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中将他对明月的喜爱画了出来,所谓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。

相比而言,宋代词人与明月月的关系要亲密得多,苏轼虽然责问明月“何事长向别时圆”,心中却“我欲乘风归去”,醉后的苏轼已经分不清哪是婵娟哪是我。

这些美妙的神话,优美的诗词,在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中,构建起浪漫的广寒宫。当我们童年的记忆寄放在广寒宫,广寒宫也就永远进驻我们心中。

虽然冒冒失失的美国人闯进月球后,煞风景地说月球只是一片荒漠。但月球对我们来说依然神秘,且不说至今有人在质疑美国登月照片的真实性,即使真的登月,他们也只是见到了月球的一小块,焉知月球不会像地球一样有沙漠也有绿洲?在众多的行星中,为什么只有月球能成月亮,其他都只能成星星?又是谁为她命名“月”?

但是,对于年轻一代呢?

科学只探寻真相,无关乎人文、道义、美丑。把中秋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莫大焉,但要让月宫的童话世界不坍塌,先要让现实的世界足够美好。

当我们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,何愁月不亮,因为明月最能寄乡愁!

### 老家印记



## 月之华,惹人醉

老家粉:余姚 流年

随着时代的变迁,中秋节也像一幅浸泡在水中的画,渐渐地褪去了它缤纷的色彩。一年一度秋风爽,如今又喜逢佳节,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尘封的记忆,幼时的过节情景,一幕一幕地重新回味,发现它们仍是那么鲜明,那么意味深长。

中秋之夜,无疑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夜晚。会当月上东山,长天一碧,银光泻地,处处景物熠熠生辉,犹如置身于梦幻世界。此刻,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子里的方桌上摆出几盘月饼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孩子们能够享用的,大多是街坊饼场生产的月饼。

这种月饼分大小两种。大的直径有一尺长,用面粉揉和少量的糖,做成圆形扁平的饼坯,填入红糖、枣泥、花生和肥肉等做的馅,放在烤炉里烤熟后,再在饼面贴上一张方形的、手工拓印的、有着戏文图片。

有一种专门用来送礼的月饼,名为“大礼饼”。由于它经久耐放,平时多舍不得吃,只有家里来客人了,才用刀切出几小块,然后沏上一杯清香四溢

的茉莉花茶,就是最精致的待客点心了。

而更受我们孩子欢迎的,却是一种用雕着飞禽走兽的模子压成烤熟的小月饼,俗称“猴马鹿兔”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还用它们玩“大吃小”的游戏——每人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来,一声令下大家同时张开手掌,大动物就吃了那些小动物。赢的,喜笑颜开;输的,垂头丧气。其实这小月饼只不过是花样翻新的“花生饼”罢了,但一饼在手,有的吃、有的玩,倒也别有興味。

现在每逢中秋,市面上的月饼都包装得极其豪华,口味和造型更是层出不穷。“猴马鹿兔”早已销声匿迹,孩子们当然也不知道“猴马鹿兔”为何物了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在闲谈童稚时期的往事时,才会记起和小伙伴们在月下吃“猴马鹿兔”的那份童趣。

夜深人静,小孩子和老人都睡了,睡觉去了。但还总有一些中青年人留恋迷人的夜色,等着看月华,而不愿回房里去。

月华,其实只是月光通过云中的小水滴或冰粒时发生的折射,在月光周围形成外紫内红、美丽的彩色光环,但经人们

口口相传,却成了神奇的宝物。等待拾月华穗的人,都忘不了带着一把剪刀、一块小红布。说是到了夜半,那光环就会化为一条光华灿烂的彩带,从天上垂到人间,这彩带人们称之为月华穗。幸运的人只要能在刹那间,剪下一小片用红布包起来,把它放进米缸里,不论你舀出了多少米,缸里的米总是满满的;放在钱柜里,不管拿出了多少钱,柜里的钱总是拿不完。在那缺衣少食的漫长岁月中,我们这些饱受饥饿的孩子,总是瞪着大大的眼睛听得入神。

和所有的民间故事一样,月华穗也不乏“惩恶扬善”的故事。童年时,外婆就给我说过这样的故事:说是有个贪心的财主,在中秋节的晚上果然看到他日思夜想的月华穗,他赶快拿着剪刀跑了过去,一把抱住月华穗就剪。他剪了一小块,但又想剪下更大的一大块。这时月华穗逐渐往上升,财主却抱住不肯放手。结果被月华穗拖到半空中,一撒手跌落地上。

在那艰难的日子里,神奇的月华穗给了善良的人一种希望,同时也给那些贪婪的人以警戒。

## 排排坐,分月饼

老家粉:慈溪 浅水

小时候家里除了三餐外,是没零食可吃的,偶尔母亲会买一个铁盒外印着公鸡图案的饼干,不过为防止我们偷吃,总是放在高高的衣橱顶上,想吃就得央求母亲,郑重地将铁盒拿下,撬开盒盖,每人吃个两片,再将盒盖严密地合上。所以记忆里,童年总在半饥饿状态,好像才刚吃过饭,没一会工夫,肚子又饿得咕咕叫,真饿得慌了,就会去电锅里挖一勺中午吃剩的白饭,囫圇吞枣地吃下去,肚子也会有些饱足感;要不就偷偷舀一匙奶粉含在嘴里,奶粉凝成块再慢慢地溶化,浓浓的奶味稍稍满足口腔的欲望。

中秋节是我们最盼望的节日之一,爸爸的同乡、妈妈的亲戚送来月饼,这些月饼最有名的就是“老大房”和“采芝斋”的月饼。“老大房”我去过几回,狭窄的店面,一进去就闻到各式腊味及糕饼香。“采芝斋”我没去过,不过光看这三个字,就觉得很美,古色古香,仿佛广寒宫里的嫦娥吃的就应该是“采芝斋”的月饼。

虽然家里摆了几盒月饼,却只能看不能吃,因为讲究礼尚往来又精打细算的父母,总是收了这家又转送那家,我们小孩子就看看饼盒上的图案及文字,描绘着其中滋味,过过瘾。不过到最后一定会留下一盒“老大房”的月饼。

中秋节的晚上终于来了,吃

过晚饭,迫不及待地拿出月饼,掀开方方正正的盒盖,里头整齐摆着四个月饼。我和姐姐一个一个拿起来看,想着今年会不会有新口味?不过吃起来吃就是那四种:豆沙、莲蓉、枣泥蛋黄及五仁,其中五仁是我们最讨厌吃的,明明包的是甜馅,却会吃到肥肥的肥肉及一些叫不出名堂的怪东西,所以五仁一定留到最后才吃。最爱的就是蛋黄的枣泥口味,第一个拿出来的就是枣泥蛋黄月饼。

撕开包装纸,母亲拿着水果刀横一刀,竖一刀切成四块,我和姐姐左看右看,就想挑一块蛋黄馅最多的,吃得津津有味,这时候母亲总是摇摇头:“要吃蛋黄,改天我买一堆给你们吃,这么贵的月饼包了两个蛋黄还有什么可吃?”嘿!管它贵不贵,咸咸酥酥的蛋黄配着甜甜的枣泥吃下去就是够味!吃完了自己分内的一块,总是意犹未尽地看着莲蓉或豆沙馅的月饼,不过母亲会将盒盖盖上说:“一次不要吃太多,会消化不良,剩下的明天吃。现在来‘杀’柚子吃吧!”唉!好吧!头上戴着柚子帽,嘴里吃着柚子的我们眼光还是恋恋不舍地看着那盒“高高在上”的月饼,心里想着,哪天要是能自己吃一整个月饼,那该有多棒!

长大后,自己会赚钱了,有一次,我真的独自吃完一个枣泥蛋黄月饼,却是愈吃愈撑、愈吃愈腻,觉得好像也没多好吃,这才恍然:原来好东西要和家人分着吃,才能吃出它的好滋味啊。



奔走城市,牵挂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